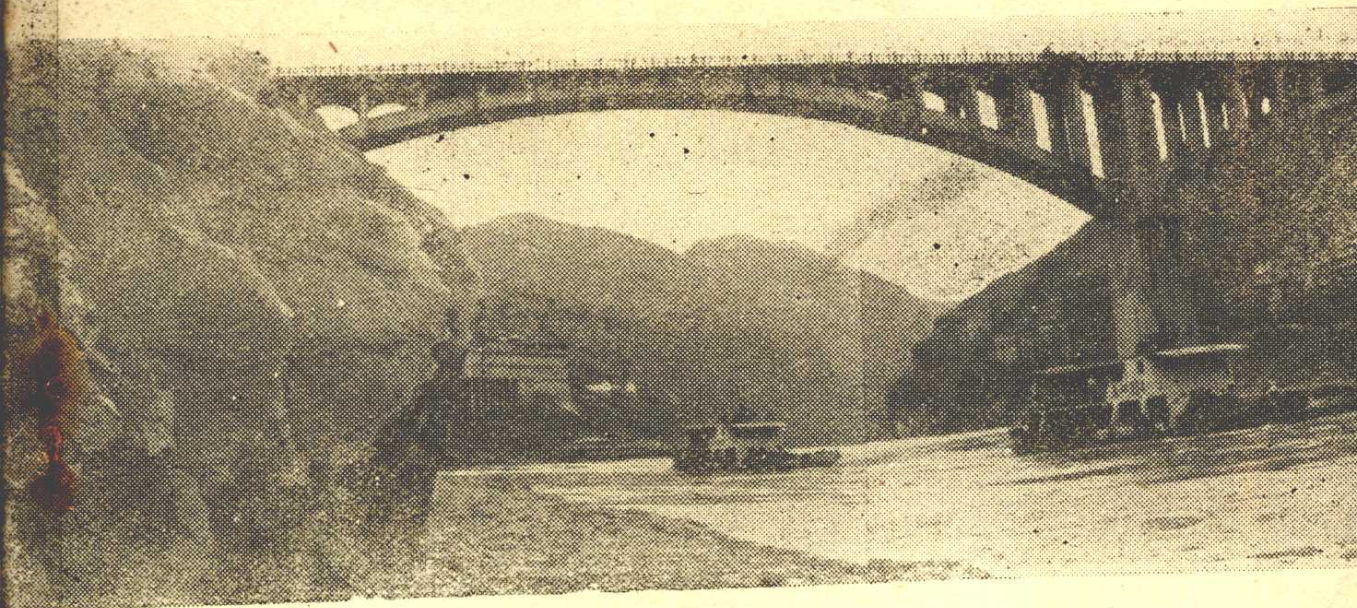




彭水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解放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彭水文史资料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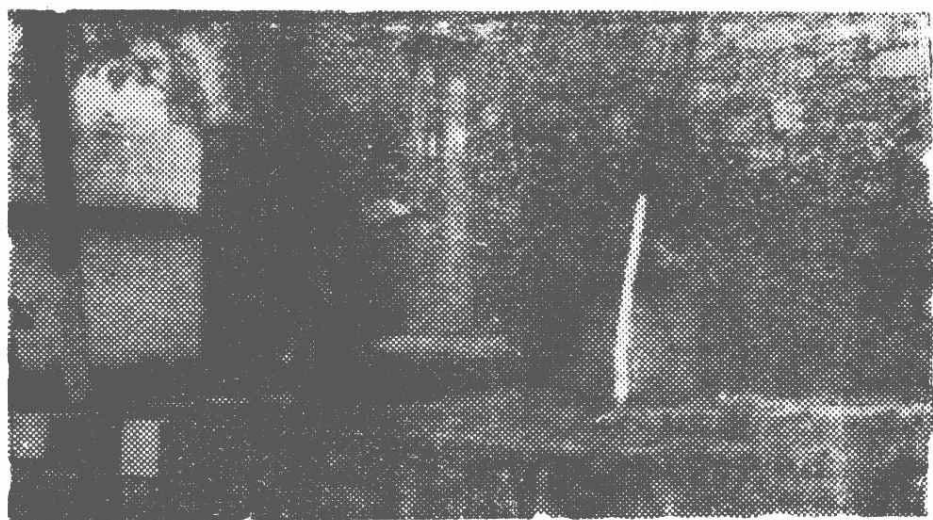
第 二 辑

（解放专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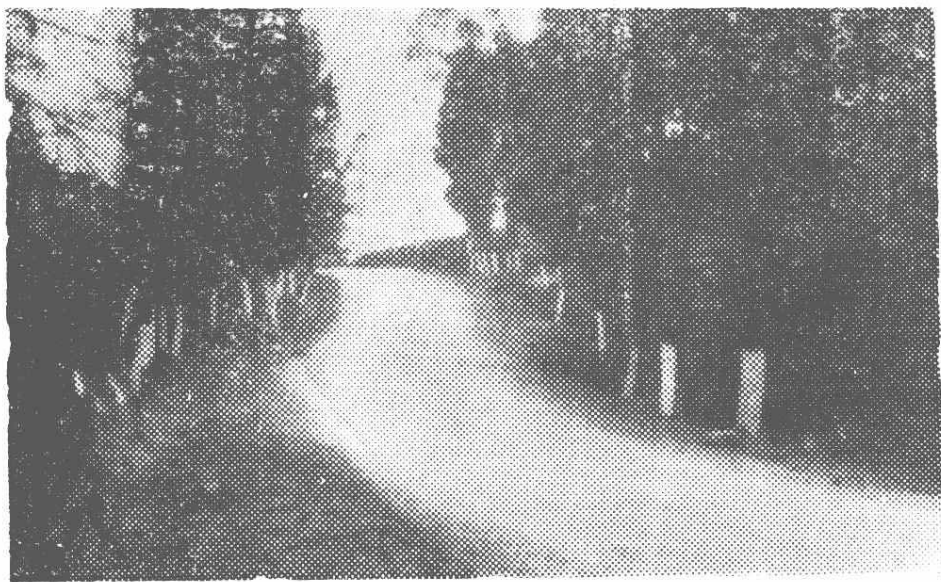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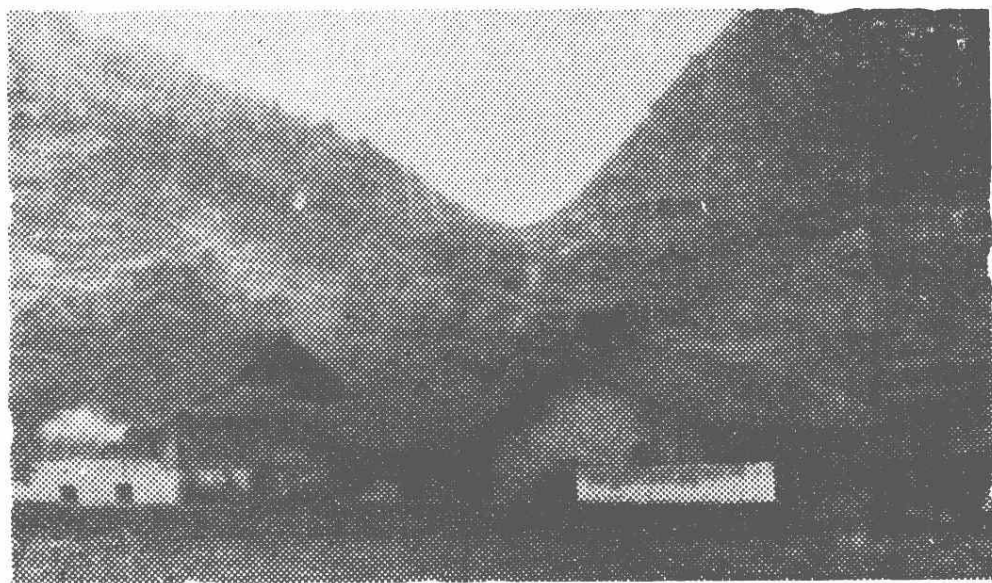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解放军经此（郁山道士岩）
直下郁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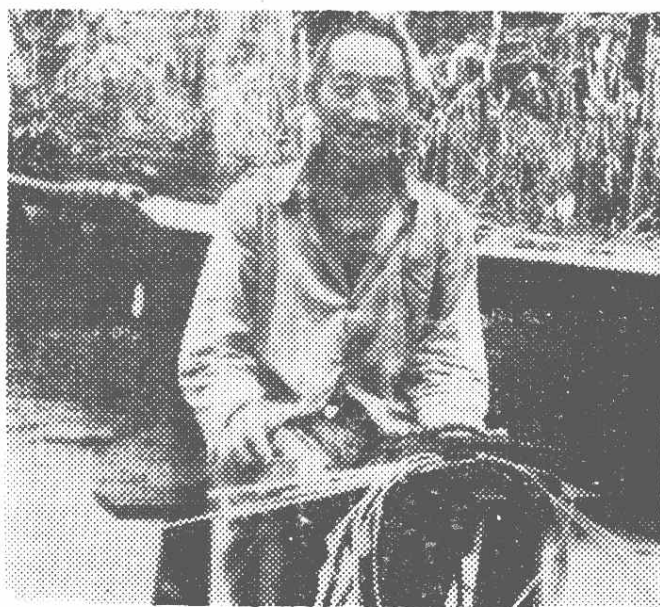
为解放郁山献身的洪小弟烈士墓



宝光寺垭口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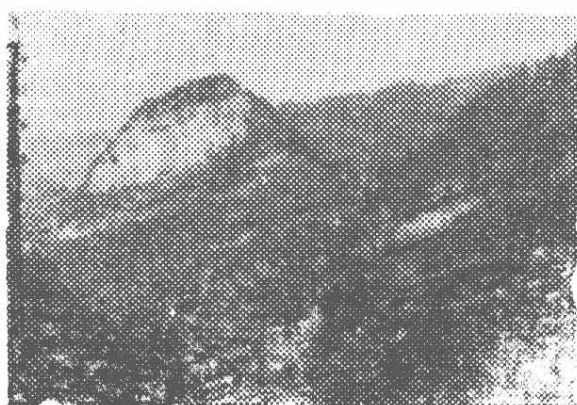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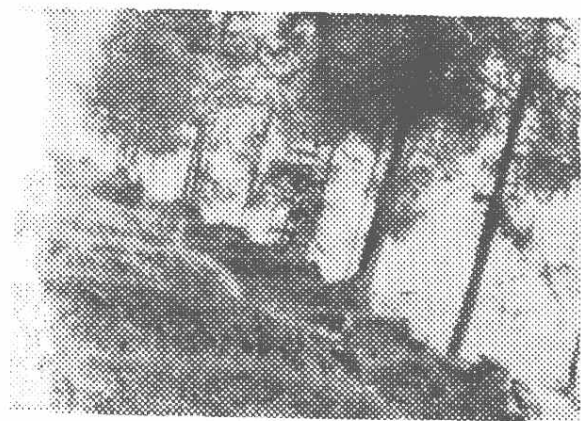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彭水时芦家坝司令部及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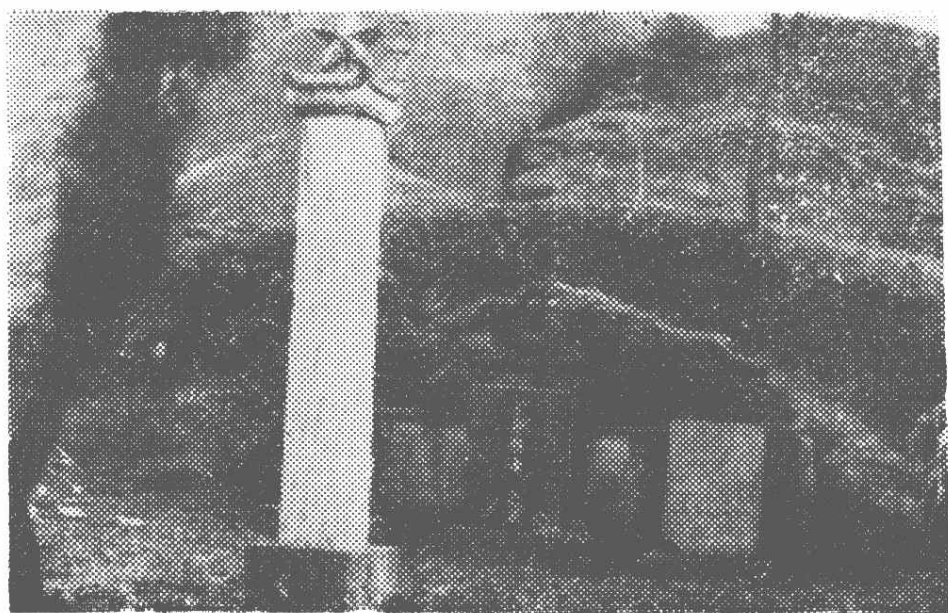


在小河门救
伤员宋学明同志的
刘永端

笔架山烈士墓羣



苗子沟大芦狮子
岩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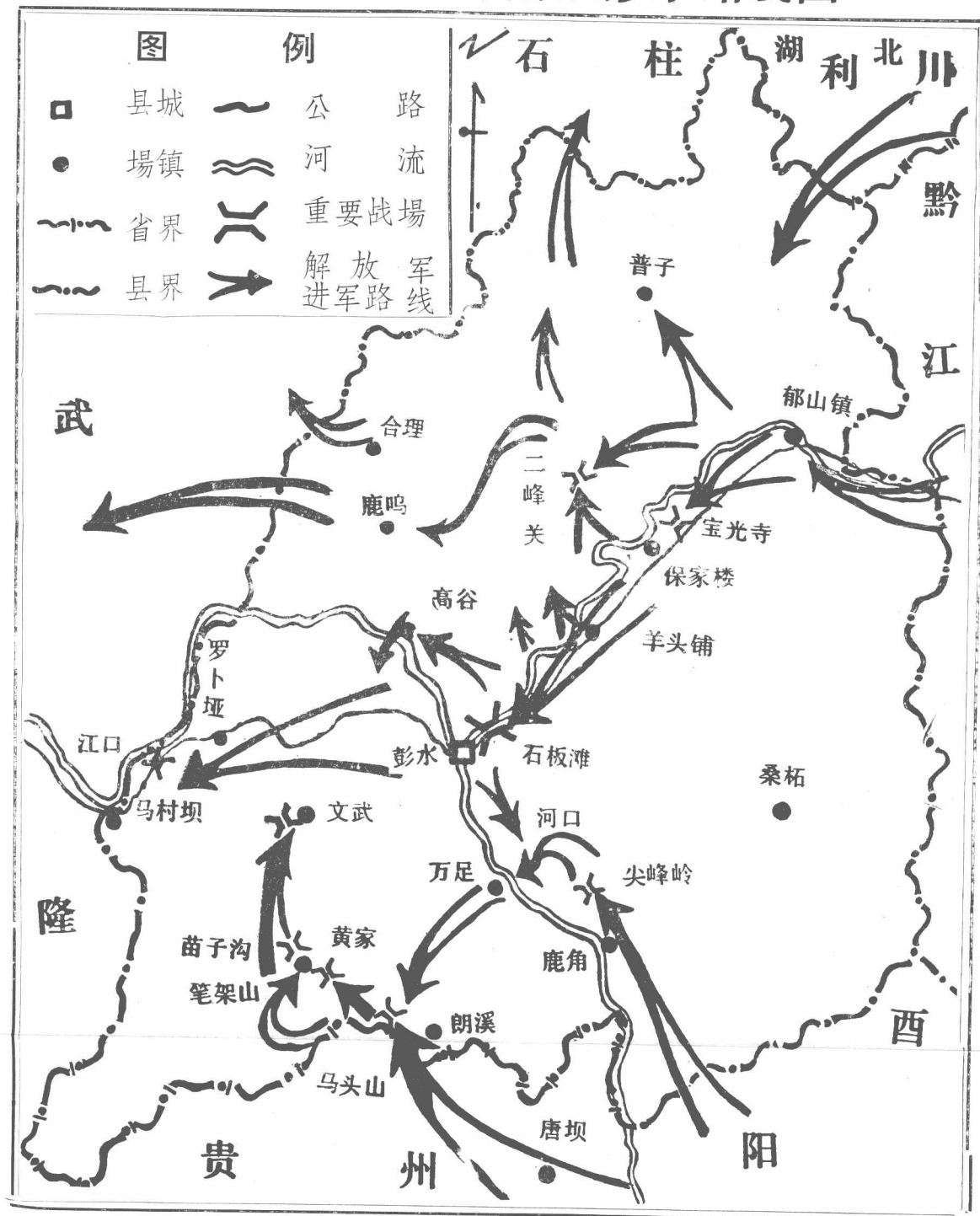


走马乡烈士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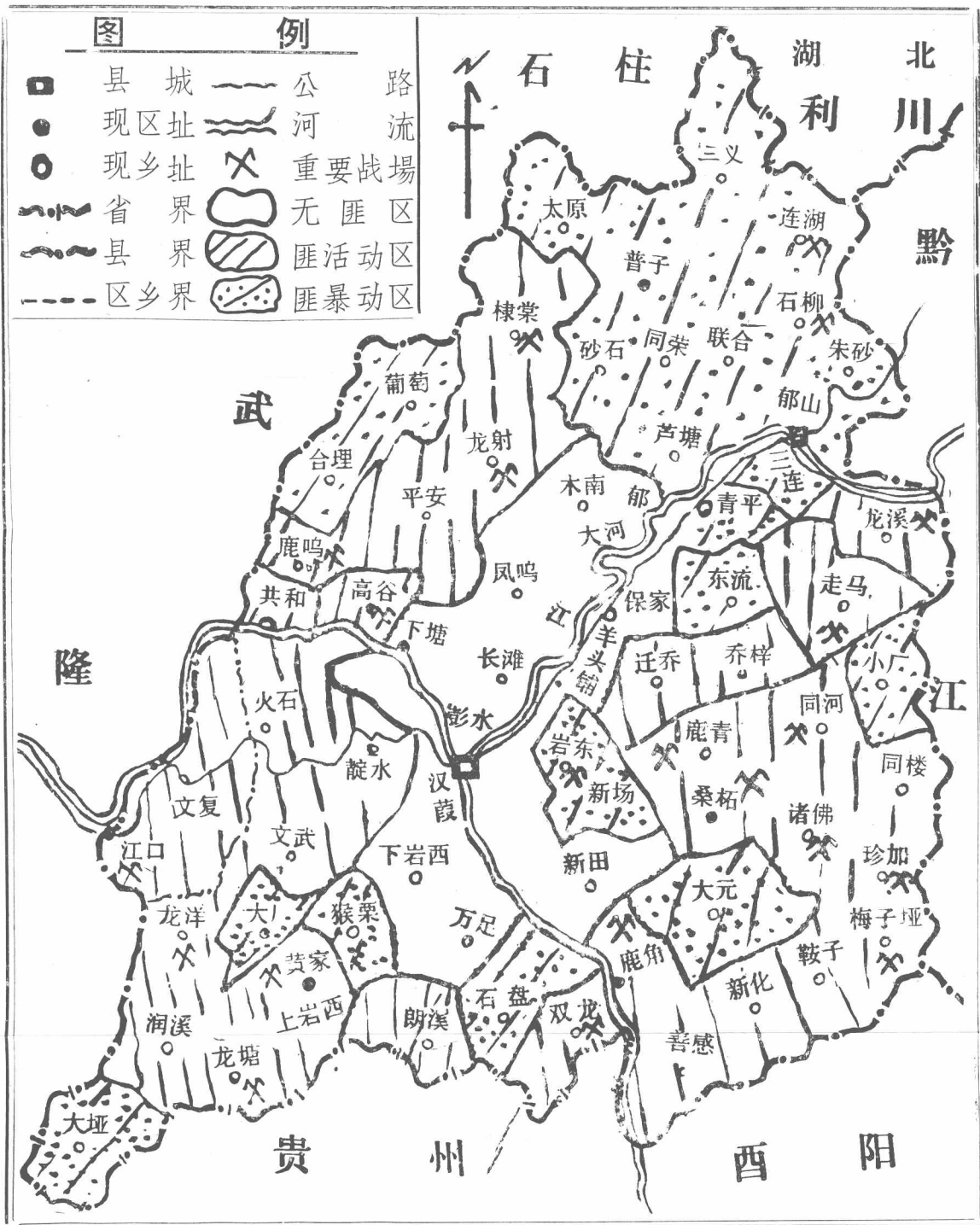


板坊坪战场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彭水路线图



解放初期土匪暴动示意图



目 录

国民党在彭水总崩溃的情况.....	(1)
“黎明”前、后的彭水.....	(5)
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的郁山镇.....	(10)
解放郁山镇简记.....	(14)
迂回下宝光.....	(16)
夺取二峰关.....	(20)
解放军路过普子.....	(25)
从羊头铺到彭水.....	(27)
解放彭水见闻.....	(33)
追敌途中.....	(38)
新田乡的解放.....	(42)
破天塹歼顽敌.....	(45)
乘胜追击到江口.....	(61)
从解放到安定.....	(64)
剿匪记.....	(83)
二区土匪叛乱前后.....	(97)
二区剿匪情况简记.....	(110)
棣棠、龙射土匪叛乱纪实.....	(114)
平安脱险.....	(118)
侯道忠同志脱险经过.....	(124)
崔福堂同志被害前后.....	(127)
攻破下阴洞.....	(129)
田应魁被歼记.....	(131)

保卫江口.....	(134)
土匪在高谷抢盐船经过.....	(141)
血战茶园盖.....	(144)
会剿板坊坪.....	(148)
夜袭贯匪张朝阁.....	(151)
粉碎贯匪张朝阁劫法场的罪恶活动.....	(153)
智擒何祖村.....	(156)
编后记.....	160)

国民党在彭水总崩溃的情况

钱 在 益

彭水解放前几个月由于国民党各军乱七八糟败退到彭水加速了彭水国民党的总崩溃。

彭水城成了一座兵城，社会秩序紊乱不堪，先是物价高涨，后来出现市无买卖，官吏逃走，躲藏乡下。现将记忆所及略述于后。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解放大军横渡长江，解放江西、湖南、广东，进军西南势在必行。蒋介石想以西南半壁河山作本钱，作垂死挣扎，就在这个时期，彭水福音堂美国传教士，他们消息灵通，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便将其家具衣物等项在彭水街头贱价出售，准备逃走。他们的行动给彭水制造了紧张局势，惹动了彭水县党部书记长艾定九在大街上（福音堂门前）当面责嚷，说美国人扰乱人心。可是美国洋人不理不睬，仍然我行我素，艾除了叹息！还有什么呢？

不久国民党二十军（杨森部队）的残余败兵两千多人回川整训，因军长杨干才阵亡，由付师长肖××率军撤回四川，路过彭水时，虽未大势骚扰，但在各乡镇催粮要草，也是闹个不停。伪县长张树君见状，当即指定（军事科长）应付军差，我在抗日时期，曾在邱清泉部任职，素知国民党

部队，常以吃缺贪污为能事，便邀请肖付师长及随员十多人，到当时彭水著名的张海泉“愉园茶社”喝茶，拉关系。大家谈得顺利，我乘势与军需官拉谈起来，军需透露实情后，我以三百元大洋收买了余粮，关系自然拉好了，这次军差总算顺利应付而去。肖付师长在伪县长张树君的陪同下，还作了一次反共讲话。

在秋末，紧接着又是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宋希濂部军官教育团教育处长邓一非等人前来彭水向县府谈及要将训练团全部迁驻彭水靛水坝张家坝一带训练。

由于解放大军突破了湖北巴东野山关等地，不久建始失守，恩施告急，邓一非等人不辞而逃，宋军因总部恩施危殆，急电命彭水县府和参议会，要以总部设在参议会内，需备有玻璃窗的大办公室数间，办公桌一百二十套等，次日即有该部总务处长及政治部主任等人前来县府办公室要这要那，闹个不休，接着又是警备司令部的设立在急，要宪兵连驻地等事，这些迫切要求一个紧接一个的逼来，县府不知所措，幸而宋部参谋处即时到来，见彭水地形依山傍水，是易攻难守之地，便放弃了设防固守之计，一场忙乱，忽而烟消。

在解放军紧追猛打的战斗中，宋军于十一月初溃到黔江，彭水局面开始骚动，当时由湖北巴东退下来的某军长卸下戎装，身着藏兰色中山服一套，几个随员也是杂色衣着，占住了县银行，气势汹汹地把我私人床铺也强行抬去。致于十四兵团司令钟斌和参谋长王章也不知去向。还有可笑的河南军管区司令部官兵约两百人过境，因无拨粮条据，长途行军奄奄一息，派员前来县府求援，县府先拨八百斤粮救急，他们在逃命途中，武器装备都几乎丢光，却保存了一个军乐队同行，拟来县府演奏，以示感谢。这时县府也是朝不

保夕，粮政科长潜逃，征粮主任远避，仓库颗粒俱无，八百斤粮条又有何用，弄得河南一位少将官员牢骚怪话百出，听说当夜这位将官还受他上级的捆绑吊打，说他是暗藏的共产党在扰乱军心。这时彭水县政府也是非常空虚，便与参议会联名备函，派我去盐局向张主任洽借两千担盐作应变费用，我去洽谈未果而回，县府再派秘书和出纳前去勒令交盐，否则以资敌论罪，结果领了几百担盐回来，凡在城上班的人各发一担，以安人心。

但是战斗节节失利，局势更加紧张，县府办公室应接不下，机关人员不假而走，城镇居民隐逃他方，乌郁两江码头拥挤难通，河边船只全被宋部师长团长派兵抢去送眷属，人多为王，谁敢阻挡，当时去鹿角送粮船只，也被强迫扣回，这才真是秀才迁到兵，有理说不清，其紊乱之状，一言难尽。

十四日郁山解放，宋军仅以一个营作掩护退却，沿途公路人流盈道，车辆难行，彭水市面关门闭户，工商停业，县府办公室职员离去，仅几个少数科员秘书，手忙脚乱，也无济于事，张树君县长再三嘱其下午早来上班，可大势已去，谁还来上班，当我赶至观音岩小河边寻渡船时，县府很多人早已在那里候船，因是县府事先安排有警察中队派兵守候渡江船只，渡口只有一只小船，我们陆续渡过了郁江，而张树君本人和随员几个，也趁傍晚经此渡江到上塘口觅船往涪陵准备逃回他老家仁寿县。这天下午宋军见乌郁两江无船可渡，下令将居民门窗木器，搬去小河搭浮桥抢渡逃命，由于争夺先行，互相拥挤，因抢渡而被淹死的宋军，不知其数。解放军解放郁山之后，势如破竹彭城危急。宋军狗急跳墙，下令将县城及轮渡烧毁，沿江汽车也同时被烧，十五日晚城镇熊熊大火，普照乌郁两岸，火爆人哭混杂难分，其状之惨，世所罕

见。

十六日晨解放军先头部队赶到县城时，县城已是一片火海，解放军与人民群众协同投入灭火战斗，一天时光，才将火扑灭。

在解放军战士投入救火斗争的时候，那些杀人放火的部队，在云顶寺山上得意忘形。认为他们的罪恶还没有够，继续向县城火场附近开炮，阻挠解放军战士救火。因此解放军战士当天是在冒着死亡的危险，为彭水县城部分居民从火海中夺回部分住房。县城主要街道已被大火吞没，后来城北部分住房就是这样才保存下来的。

“黎明”前、后的彭水

罗文锦

黎明之前，无垠的夜色冷森森地笼罩着很不平静而又近乎死寂的大地，空气显得格外深沉、郁闷。这“黎明”前的瞬间，不少人忧患、烦恼；不少人愠怒、仇恨。但更多的人对未来，对“黎明”充满信心和希望。

1949年，彭水县城恰被“黎明”前最深沉的夜幕笼罩着，蛆虫正好乘机活动。

首先是彭水官盐仓库的“大老板”们，知道他们的日子已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于是、他们降低价大量倾销准备运往贵州赚大钱的巴盐，但规定不收银元券，只收银元。因此，彭水市场上银元和银元券的值，就急剧变化起来。

可是真正遭劫的却是贫困的老百姓。例如：1949年5月，下岩西乡一个姓黎的农民，有一天卖了一头肥猪给县城屠户何世成，双方议定：晚上杀猪，次日早上卖肉后付钱。果然何世成天未明杀了猪，早饭时已把肉卖完了，钱立即清点交给这位农民。谁知饭后，突然一股“浪潮”，人人传言“票子”（银元券）不用了，吓得这位农民急匆匆带着票子满街去买货，果然谁也不愿卖给他。又急忙忙去找何屠户退钱，可是何屠户正拿着早上卖肉赚来的票子，在那里哭笑不得。这位农民最后只得在街头大哭大骂一场。虽然不少

围观者给他无限同情，但谁又能代他免受这场损失，代他驱灾逐难呢？国民党政府对此当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从此，彭水市场倒退到清末、民初时期使用银元和铜币的情景，商业逐渐萧条起来。中等资本以上的商民眼看境况不佳，干脆懒于经营，每日无所事事就玩牌解忧或借酒浇愁。小商，小贩和贫民百姓更是生活艰难，度日如年，大有“时日曷丧、予及女皆亡”〔注〕之恨。国民党特务制造种种反共谣言，更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1949年7月，外省、外县籍在彭水担任一般官吏的如看守所所长管文斌觉得彭水不可久留，便收拾细软，挂印弃官而去。于是本城的官员、豪绅和上、中等商家也先后将家里少男长女和金银财物送到农村亲友处隐匿起来。

1949年9月，国民党杨森部第二十军在鄂西被击溃后，残部向黔江、彭水一带逃窜。罗广文部的第一百一十军又奉命到黔江协同潘文华部的第五十六军布防。同时国民党驻湖南沅陵的宋希濂部也奉命移防黔、彭等县。1949年10月彭水县城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座“兵城”。每户百姓家里最少都驻有二、三十名士兵，还堆放了不少枪支弹药。公路上军车、马车往来不绝，拥挤不通商旅行人不敢从公路上经过。城西云顶寺山头，宋希濂的炮兵团构筑炮兵阵地。

郊区的青壮年农民不少人被拉去先是当夫役，搬运弹药；后来就被强迫当兵。县城的一般青壮年只得乘黑夜躲到较远的农村去，否则也得被拉去当兵。市场上除少数老弱市民尚在叫卖一般小吃食外，其他早已停止营业了。

1949年10月底，集运到县城的军粮已全部调拨给部队了。然而每天“军粮储运处”都派人到县政府索取。县府人员只得打发他们到汉葭镇田粮征收处去找张主任张益

三，可是征收处早已颗粒俱无。于是、过境部队就在附近强买或硬抢老百姓的粮食。

县长、县府秘书等主要官员，知道大势已去，更不堪众多部队的索取、骚扰，于是急忙将官盐仓库的巴盐发给每个公务人员（包括教员）二至三百斤作为资遣费，嘱大家“各奔西东”。不到两天整个县城除部队外，只剩下老弱残废的百姓，舍命看守着自己的家，默默祝愿子女们在乡间平安无事。

这样一来，部队站不住脚了。他们没粮吃，便到百姓家里翻箱倒柜、抢掠食物和财物。

部队里较高级的军官，大都早就离开彭城在很远的指挥所稳座；留下的个别军官和一般士兵们，心里打“鞋底擦油一溜之大吉”的主意。他们首先控制了乌、郁两江渡口的一切船只，作为逃命的“法宝”；同时下达命令叫各部汽车连先将弹药运走一批。谁知几十辆满载枪枝弹药的军车，到达乌江边时。却无渡车的大船了。因为有的军官用实力强夺渡车大船为他私人运东西，运太太、小姐和少数亲随：早已顺流而去，这时汽车连只好变成“弃车连”。从渡口到沙沱的公路上停满汽车却无人过问了。城里剩下的一位宋希濂部的副军长是最高级军官了他命令全体士兵设法在郁江渡口架搭浮桥。于是百姓家里的木板、门壁、箱柜等全被“借”到河边，勉强搭成一座摇摆不定，岌岌可危的浮桥。他便带着队伍轻装渡江面逃。可是桥小兵多，秩序很难维持，不少士兵被挤下水去随波逐流，挣扎不起的便到“鬼城”报到去了。不少士兵干脆再搜索百姓家里的木盆木桶，拴在身上渡江或顺水飘流。其中溺死者不计其数。沿江都可听到呼救之声，可是有谁能挽救他们的命运呢？